

中国散文宝库

辽金元散文

● 丁如明 编著

LAOJINYUAN
SANWEN
DING RUMING
BIANZHU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上海书店出版社

先秦散文

陈达凯 编著
朱贲平

两汉散文

李祚唐 编著

魏晋南北朝散文

曹明纲 编著

唐五代散文

胡士明 编著
徐树仪

北宋散文

高克勤 编著

南宋散文

王根林 编著

辽金元散文

丁如明 编著

明代散文

雷群明 编著

清代散文

宫晓卫 编著

现代散文

张晓春 编著

ISBN 7-80622-047-X



9 787806 22047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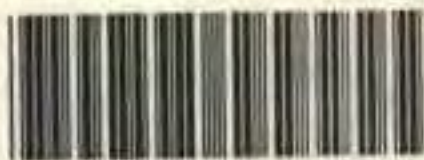
ZHONGGUO SANWEN BAOQU

中国散文宝库

丁如明 编著

辽金元散文

7207.62
D5HK



A0830070

责任编辑: 郑晓方 龚建星

封面设计: 娇青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信群

* 中国散文宝库 *

辽金元散文

丁如明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0年2月第一版
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3千字
印数: 1-6000

ISBN 7-80622-047-x / I · 16

定价: 13.00元

LIAOJINYUAN
SANWEN
DING RUMING
MIANZHU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上海书店出版社

导 言

提到辽、金、元三朝文学，一般人就会想到诸宫调、杂剧、散曲，连带会想起文词优美的董《西厢》、王《西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之类，至于这三朝的诗词，人们也还可以记起一些，但唯独对这段时期的文章，对不住，就所知甚少。这也怪不得读者，因为目前书坊中所出的各种古文选本，留给辽、金、元的地盘是过于吝啬了，有一些选本则干脆阙如；文学史也大都对这三朝的文章评介惜墨如金，甚或一字不提，从南宋的陈亮、叶适、谢翱一下子跳到了明初的宋濂、刘基，似乎这三百年间的散文园地是一片空白。

这种看法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明代时就已经有人说过类似的话了。例如后七子领袖之一王世贞就说，元无文章。元代尚且无文，更遑论辽、金两朝。王世贞是以“文必秦汉”的老眼光来打量元文的，因此他得出这种断然的结论，倒也不足为奇。但这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坏，容易使人将这几朝的文章视为无足轻重的一堆废纸，不屑一顾。

平心而论，辽、金、元三朝的文章，就总体而言，当然比不上以前的几个朝代，似也难以与后继的明清文抗衡，但是我们

还是应当去了解它，应当给它在文学史上留有一个位置。

为什么呢？

首先，它是唐宋散文与明清散文之间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三代的文章，尤其是金、元两朝之文，是直接继承北宋的文统的。这一点，前人早已提到过。阮元《金文最》序说：

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

庄仲方《金文最》序则说：

……为金文之极盛。及其亡也，则有元好问以宏衍博大之才，足以上继唐宋而下开元明，与李俊民、麻革之徒为之后劲。迹其文章雄深挺拔，或轶南宋诸家。

近人吴梅在《辽金元文学史》（实为顾颉刚代作）中评述元代文章时指出：

其文或苍茫浑灏，或淳泓演迤，或崛强可喜，或潇洒不群，上足以嗣响唐宋，下亦无惭于有明。

这些论述，虽然未必一定很全面，但其中都指出金、元文章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这种继承与开启自然是指思想与艺术两方面而言。王恽对刘祁的挽诗说：“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说得颇为确切。“伊洛”指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宋史·食货志下》：“（宋真宗景德）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元丰元年，又重申卖书北界告捕之法。可

见辽代初期,所得书主要是一些儒家经学著作。金兵攻下汴京后,图书经籍,满载以归。金熙宗还亲自瞻拜孔子庙,北面伏谒如弟子礼。蒙古军攻克德安时,姚枢获江汉先生赵复,于是获睹周、程性理之书,河朔之间,儒学始振。《元史·刘因传》载,因初为经学,只钻研汉儒的训诂疏释之说,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即说:“我固谓当有是也。”这些都说明北方的文人都是以继承程、朱之学为己任的。就文章而言,金、元两代大抵不出韩、欧、苏三家。韩文雄健,欧文平易,苏文快利。若细分之,则北地作家学韩的为多,南方作家则以师法欧苏为主。当然各个作家还有其本身的特点,由于经历、修养的差异,形成不同的风格。学韩学欧学苏,只是就其大体、主要方面概乎言之。

其次,三朝之文,保存了不少史料。无论从史学、思想哲学史、经济史、社会史、风俗史及文学史、艺术史来说,都有其一定的价值。我们读了王鼎的《焚椒录》,就可以知道那皇宫深院中竟也会有这档子男男女女恩恩怨怨的情事;读了《焚驴志》,我们还能知道那时候的人们是如何来对待自然灾害的,从现代的科学眼光来看,实在荒唐可笑;读了马祖常的《送简管勾序》,我们就可知目前个别地区大造佛寺道观、塑菩萨、起造城隍庙,搞得金碧辉煌,香烟缭绕,而另一方面则教学经费不足,校舍破旧,斯文坠扫,原来是古已有之的事。这些情况,正史上有的已有记载,但是语焉不详,有的则根本没有记载。三朝大量的文章,正可以起到补充正史的作用。

最后一点是,这三朝文章中自有不少较好的篇章,若仅以“披沙拣金,往往得宝”来形容,似乎还嫌太看轻了一点。总之,辽、金、元三朝之文同样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

11103/14

对待它必需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别让王世贞之流牵着鼻子走，人云亦云。

下面，我们对辽、金、元三代之文作一个概略式的介绍。

公元十世纪时，契丹族崛起于黑龙江流域，兴兵扩张，建立辽国，“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大漠，信威万里”。建国之初，辽人以鞍马为家，不尚礼文，至景宗、圣宗时期，才开科举，崇尚儒学。帝王、后妃、朝臣渐好文学，吟诗作文。但是由于辽国“书禁甚严，传人中国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所以流传下来的辽国文章不多，今人难以见到全璧。但就本书所选的几篇短文来看，可以见出辽代作家们努力从事文章的情形。萧观音《谏猎书》理切辞正，引经据典挥洒自如。其文出自深宫弱女之手，确是不易。王鼎为文更臻成熟，渐可与宋室一般文士争一席之地。耶律孟简的《放怀诗自序》，粹然是一位风雅文士的口吻。耶律乙辛虽为权奸，但其《私伶官疏》，渲染点绘，从文章的角度来说，可谓奇篇。这样的文字，汉族正统文人非但是写不出，恐怕也不敢写。

金国为女真族，原为契丹的附属部落。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处于白山黑水间的生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叛辽称帝，改国号为金。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文字，但金太祖十分注意文化建设，在这一点上与辽国很不相同。他要求诏令都应选取善于为文者来写，每攻略一地则令人访求博学雄文之士，送赴京师，并参照汉文、契丹文创造了女真文，还鼓励诸王子学习汉语汉文。太祖之孙金熙宗曾亲自谒孔庙，追悔少年时的荒唐，发愤读《尚书》、《五代史》、《辽史》（当是金

朝耶律固等人修撰，非元代脱脱等人所著），夜以继日。至后来的海陵、世宗、显宗、章宗都能诗文，雅好文学。“惟帝王宗亲皆与文事相浹，是以朝野习尚，遂成风会。金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非偶然也。”（赵翼《廿二史札记·金代文物远胜辽元》）

《金史·文艺传》载金源文士三十余人，但尚有更多的文士及帝王贵族大臣不入“文艺传”，当时都有文集传世。但是大量的著作至元代中叶以后就亡佚了。元代苏天爵《三史质疑》说，蔡珪、赵可、王庭筠等金人文集，兵后往往不存，他为了寻找金代史料，只能到京郊各大族的坟地上去摹拓他们撰写的碑文，以备采择。当时已是如此，则经历明、清两代之后，金文的散佚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金代文章兴于大定、明昌之际（1189），盛于贞祐南渡之后（1214）。前期作家以王寂、党怀英为代表。王寂宦途曲折，所为古文“博大疏畅”，时有感怀抒愤之作，略见衷曲。《与文伯起书》、《三友轩记》，可见一斑。党怀英，字世杰，泰安人，大定十年（1170）举进士，事章宗为翰林学士承旨，高文大册，俱出其手，当时被推为文坛盟主，声名远在王寂之上。为文踵武欧阳修，能得欧公之笔。可惜他的集子已经失传，吉光片羽，散见于各金石碑志及府志、州志中。

后期作家则以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为代表。赵秉文也是宗韩祖欧的，体格雄大，所作《磁州石桥记》、《寓乐亭记》，健笔纵放，横空结构。如《磁州石桥记》：“每夕阳西下，太行千里。明月东出，二川合流。徘徊近郊，则铜雀之台，西陵之树，高齐、石赵之所睥睨，信陵、平原之所驰逐。山川兴废，森乎目中，信天下之雄胜，而燕南之伟观。”真可以当得起高响入云、

雄秀俊逸的考评了。

王若虚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常露不满之意，以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持此标准，对韩柳欧文多所指摘，而独倾倒于苏轼，曾谓“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然其自作则不逮，体弱不能起其文。本书所选《咏白堂记》、《焚驴志》还算是可以一读的文章。《咏白堂记》，直言无碍，揭露了一般士大夫所慕在此而所归在彼、口诵玄元而心存利禄的虚伪面目，对今人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文字也收放自如，条达疏畅，意到笔随。

元好问是有意自创格调的金代大家，不屑为韩柳欧苏所牢笼。他留心世事，慨然以网罗前朝文献及修史自命。所为碑志，典重高华，雄浑挺拔，如本书所收的《雷希颜墓志铭》，深得史法，且将个人感情投入，确是情文并茂之作。此外，元好问还表现出多方面的写作才能和风格的多样性，如《故物谱》、《送秦中诸人引》两文，前者沉郁，笔端饱含人世沧桑之感；后者轻快流动，读者欣赏此文时，简直像在听一首指法跳动的钢琴曲。而《市隐斋记》尖锐泼辣，直刺伪隐者之心。而且文中多用短句，语语如匕首投枪，真是快意之文。

本书所录其他几篇金文，或以语言波俏见长，或以闲雅夷犹著闻，或以自然天趣为人称道，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十二世纪中叶，蒙古族迅速崛起漠北，至十三世纪初，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随即挥戈南下。到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先后灭夏、灭金，出师西征，灭宋，铁骑纵横万里，建立了强大的元帝国。

蒙古崛起之初，有语言而无文字，于文学之事无暇顾及。至太宗灭金后，金源文士悉归蒙古；世祖灭宋，南宋文士，全归大元。所以元朝文事之盛，大致上是借重他族。元朝的最高统治者，大都不识汉文，自然也不亲风雅，与金代诸帝异趣。再说，元朝的开科取士，虽然议论得很早，但实行得很晚，而且时行时辍。终元一代，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一般读书人缺乏应有的上进原动力。所有著名文人，不是前朝遗老，就是他们的门人。

元朝一代文章作手，向有北派、南派之说。北派奉元好问为圭臬，羽翼之士有郝经、杨奂诸人，继承者有刘因、王恽、姚燧、许衡之徒；南派则以吴澄、赵孟頫、虞集、揭傒斯、欧阳玄、戴表元、黄潜、柳贯为大家。北派的散文，以韩愈为法，力追唐音，以奇崛为气势，矫正苏文之弊；南派为文平易流转，浑成天然。

纵观元朝一代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可以得到下列几点印象：

一、元朝散文家大都是粹然大儒，所为文章大抵是儒者之文，所以《元史·儒学传》说：

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

所以在《元史》中不设“文苑传”或“文艺传”，而只有“儒学传”。对于那些文名特大的儒者如许衡、刘因、吴澄、程钜夫、

姚燧、虞集、揭傒斯等人则列入专传，而不入“儒学传”。盖《元史》的修撰者认为，仅以“文”不足以概括这些人的全貌。他们这批人所写的文章一般都是典雅醇正，高华正大，这是元代散文的总体特点。

二、如前所述，元代文人大都绪自金朝与南宋，土生土长的文人很少。这批人虽然身入新朝，但故国之思未绝。有些人则表现出与新朝统治者坚决不合作的态度，而以金朝与南宋的遗老自居。这情形在本丛书《南宋散文》中当有述及，兹不赘。另有一些文人，虽然在新朝中做了官，甚至位置显要，但黍离之感毕竟还是郁结心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即使如深得元世祖器重赏识，后来地位显赫的赵孟頫，在岳飞坟前也不禁发出“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句，水光山色不胜悲”的浩叹，可见故国之心尚未泯尽。有一些人在无奈之下，入新朝为官，不久即托故辞归；朝廷一再征召，他们百般推托，写出的文章凄惶婉转，充分表现出不安与无奈的心情，令人动容。

三、元朝的文人，在新朝为官既不十分心甘情愿（当然也有少数例外），则唯有放情山水，留连光景；或则以骨董书画自娱；因此在元代散文作品中，这类题材也不算少。这类文章大都清新自然，有较多的抒情成分，或者托物寓意，发一点小感慨。

综上所述，元代散文自有其思想艺术特色，不能等闲视之。

本书选录辽、金、元三代文章四十九篇，按情感与内容分为十二类。同一门类中的作品则以作者出生年代先后排列。

入选的文章，见于别集的，则以较好的别集为底本；不见于别集的，则取较好的金、元、明、清及经近人整理的选本、总集为底本；并均用他本校勘，文字择善而从。注释尽量做到有根有据，但限于篇幅，不引经据典。由于编著者学识浅陋，有无法作注者，也加以明白说明，以待高明者补阙。“鉴赏”部分，以阐明篇章结构、句法词法及纵横比较为主。

编著者对辽金元三代散文涉猎不深，见闻有限，而可以参考依傍的著作又不多，因此本书在选目、注释、鉴赏方面难免会存在不妥之处，恳请读者加以批评指正。

丁如明

目 录

导 言..... (1)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传记

曲全子诗集序..... 王 寂(3)

雷希颜墓志铭..... 元好问(8)

送张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20)

张顺张贵传..... 《宋史》(25)

陆氏..... 陶宗仪(31)

进退维谷,冰炭在怀—— 陈情

优伶语录..... 杨弘道(37)

与窦先生书..... 许 衡(42)

序江汉先生死生..... 姚 燧(47)

上宰相书..... 刘 因(53)

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 感旧

磁州石桥记..... 赵秉文(61)

寓乐亭记..... 赵秉文(67)

游西园赋..... 赵秉文(73)

故物谱····· 元好问(76)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 赠劝

谏猎····· 萧观音(85)

送王士衡赴举序····· 王若虚(88)

送喻秀才序····· 何 中(94)

南昌刘应文文稿叙····· 虞 集(100)

与萧维斗书····· 揭傒斯(105)

借彼物理,抒我心胸—— 寓物

海青赋····· 赵秉文(115)

焚驴志····· 王若虚(121)

射说····· 元好问(126)

蒙夸二氏诚····· 戴表元(130)

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 讽世

咏白堂记····· 王若虚(137)

市隐斋记····· 元好问(141)

二歌者传····· 戴表元(146)

辋川图记····· 刘 因(151)

送何太虚北游序····· 吴 澄(157)

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 品士

双溪记····· 赵秉文(167)

送简管勾序····· 马祖常(173)

录鬼簿序····· 钟嗣成(177)

与介石····· 倪 瓒(182)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述怀

放怀诗自序····· 耶律孟简(189)

雨中花词序(送李不愚作掾天台)····· 蔡松年(191)

三友轩记····· 王 寂(195)

李翰林白赞····· 李纯甫(200)

送秦中诸人引····· 元好问(203)

栖云集记····· 陈 高(207)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记游

游黄山记····· 吴龙翰(213)

济南龙洞山记····· 张养浩(217)

大龙湫记····· 李孝光(222)

天供闲日月,人借好园林——临赏

临锦堂记····· 元好问(229)

雨声轩记····· 刘象先(234)

游高氏园记····· 刘 因(239)

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雅艺

题画····· 戴表元(245)

跋赵文敏行书千文····· 柳 贯(248)

定武兰亭跋(选三则)····· 赵孟頫(251)

何当共掬西江水,为尔洗除万古冤——狱案